

孙道进
著

生态文化 普及读本

缙云哲学文库

学论丛
生态文化普及读本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作者简介

孙道进，西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闽江学者，重庆市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主任。兼任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议专家、重庆市科技哲学学术带头人、重庆市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普及专家等。先后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困境：一个反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等多部；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重庆市社科重大及一般项目计9项，独立主持省部级咨政服务类横向项目6项；曾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三等奖，“重庆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奖，江苏省软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内容简介

《生态文化普及读本》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原则，以“群众看得懂、听得进、能理解”的表现手法，围绕“生态文化”和“普及”两点做文章，通俗而不乏深意地介绍了古今中外的各类生态文化。通过对人类自身和自然的历史阐释与逻辑剖析，帮助人们实现了对二者的认识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现实性跨越，从而深入浅出地揭示出了当下生态危机的现实基础与历史根源，并试探性地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思路，提出了如何在生态文化层面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选择。

责任编辑：张昊越

装帧设计： 润江文化

缙云哲学文库

● 生态文化普及读本
论信任

实验室研究的哲学意蕴

唯识学与儒学的双重变奏——王恩洋儒佛思想研究

道德哲学理论与应用

庐山慧远与中国哲学心性本体论的建立

慧命相续：冯友兰新论



微信公众号



天猫旗舰店

上架建议：哲学

ISBN 978-7-5621-8015-9



9 787562 180159 >

定价：35.00元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WU150939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WU1609336)

— 缙云哲学文库 —

SHENGTAI WENHUA
PUJI DUBEN

孙道进 著

生态文化 普及读本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文化普及读本 / 孙道进著. —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621-8015-9

I. ①生… II. ①孙… III. ①文化生态学—普及读物
IV. ①G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2294 号

生态文化普及读本

SHENGTAI WENHUA PUJI DUBEN

孙道进 著

责任编辑:张昊越

装帧设计:  闰江文化

排 版: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张祥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400715

网址:<http://www.xscb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印 刷: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10

字 数:192 千字

版 次:2016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9 月 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621-8015-9

定 价:35.00 元

前言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见证者和守护者,她见证着人类文明的辉煌与灿烂,守护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尊严;而生态文化则集中地观照着人类与自然的交流与互动。生态文化古已有之,我们今天要谈的生态文化是积极的生态文化,是面对紧迫、恶劣的自然环境,勇于打破传统的枷锁,积极提出解决方案的生态文化,而不是退步自守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文化;我们今天所谈的生态文化是超越传统的工业思维模式,不断内省自身发展,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而不是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对自然无限攫取和破坏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化。同样,“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生态文化的发展与实现亦无出其右。因此,生态文化在发展的进程中不能全是“阳春白雪”,还需要“下里巴人”。

“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环境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摘自新《环保法》

“加强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摘自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

——摘自《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灵魂。要教育和引导干部群众增强生态文明意识,促进生态文明道德和行为的养成,形成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社会风尚。”

——摘自孙政才在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大会上的讲话

由以上摘录可见,生态环保意识的养成、生态社会风尚的形成、生态文明的建设等都有赖于生态文化的先行;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战略部署、中国人民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征程的关键时刻,我们关注生态文化的发展,重视生态文化的普及工作,不仅仅因为这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实生活,也因为它是当下我们的国家战略。

首先,从概念的厘清和生态文化的现实要求开始,本书通俗而不乏深意地介绍了古今中外的各类生态文化,以期引起在当今生态漩涡中密切关注着生态环境的读者共鸣。曾几何时,“雾霾”“土壤修复”“环保产业 PPP 模式”这些词汇都仅仅停留在专业人士的辞典里,然而今天却成了人们日常谈论、密切关注的话题,正是在这样的生态问题漫天纷飞的社会境遇中,我们更有必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性的东西,将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生态问题进行仔细的考量和思索,条分缕析出我们关注的生态问题到底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在如此的生态问题中,怎样的生态文化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而这,正是本书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通过对人类自身和对象自然的历史阐释与逻辑剖析,实现人们对二者的认识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现实性跨越,从而深入浅出地揭示出当下生态危机的现实基础与历史根源,并试探性地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思路,而这无疑是本书的难点所在和关键所指。自然到底是怎么样的,自然和人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自然中真的有一只安排着一切的“上帝之手”?自然真的是“人类的母亲”?抑或自然仅仅是人类发展的工具和桥梁?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生态文化中的大问题的剖析,以引起读者和我们一道对生态问题以及解决方法的重新思考。

最后,本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何在生态文化层面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选择,这自然是本书的主要靶向和现实目标。我们认为,生态文化作为生态问题解决的“拱顶石”,同样有其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和“阿基米德点”。我们认为,群众性的实践路径正是生态文化作为解决生态问题“拱顶石”的关键所在,由这样的路径才能够使文化真正成为人民的文化、“群众的事业”,我们的生态文化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由人民共享。最终,我们现实的生态建设才能真正获得大众的支持,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不是“暂时的热情和响应”,从而为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群众基础。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西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所的成员倾入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研究所孙道进教授为本书写作的思路和结构做了主要的统领工作;本书的具体编撰工作由研究所的石林山、马媛慧、刘志恒、姜令、缪润乾、姚亮、肖正枚等同学负责,在此,对他们致以感谢;郑博、杨涛等同学负责最终的校对和定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参阅了《生态文化论》(余谋昌)、《生态文化论》(周玉玲)、《生态文化概论》《和谐大自然》《动物解放》《敬畏生命》《生态伦理学》等图书和杂志上的有关文章,除在书中标出部分篇目和在有关条目内容中注出作者外,不能一一列举,在此向有关作者深表谢意!

人类历史滚滚向前,文化进步日新月异,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有限,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5 年 7 月

前 言

第一章 生态文化概述

第一节 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化 · 001

第二节 生态文化的发展 · 005

第三节 我国的生态文化片段 · 007

第四节 尴尬的生态实践 · 009

第二章 当代西方生态文化思潮掠影

第一节 彼得·辛格:动物解放论 · 014

第二节 阿尔伯特·史怀泽:敬畏生命 · 022

第三节 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 · 029

第三章 生态文化:时代的要求

第一节 严峻的生态现实 · 038

第二节 世界性的生态要求 · 043

第三节 我国的发展要求 · 048

第四章 认识自然

- 第一节 自然的系统性 · 052
- 第二节 自然的自组织性 · 060
- 第三节 自然的先在性 · 070

第五章 认识自己

- 第一节 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 · 074
- 第二节 自然、人与人类社会的对立统一 · 077
- 第三节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 089

第六章 “生态文化教养”:生态行为养成

- 第一节 生态知识教养 · 095
- 第二节 生态伦理教养 · 101
- 第三节 生态经济教养 · 106

第七章 “生态生存”:生态文化实践进路

- 第一节 生态环保产业 · 114
- 第二节 生态科技 · 125
- 第三节 生态能源 · 127
- 第四节 生态居住 · 132
- 第五节 生态消费 · 141

第一节 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化

一、“生态”的界定

“生态”一词作为名词是指生物的生活状态,然而当它作为动词时,就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指的是为了使地球生物保持良性的生存状态。“生态”衍生于“生态学”。在英语中,“Ecology”这一术语是由两个希腊词演变形成的。一个是“Oikos”,指的是房屋,居住的空间,住所。建筑作为人们栖居生活的场所,应该是面向使用者而设计,为居住者创造与自然环境沟通的条件,让其在舒适、健康的环境与空间中生活、工作。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们便要求绿色建筑设计应该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从而满足对人们物质层面的人文关怀。另一个是“logy”,指的是科学研究。最早提出“生态”概念的是 1866 年德国科学家海克尔,在其著作《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中,他将“生态”一词作为生物学名词来解释,并且认为它指的是“生物群落”生存的状态,其中包括了各个“生物群落”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1935 年,英国学者坦斯勒在“生态”一词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第一次将“生态”的内容具体化,开启了人类认识自然环境的“宏观视角”。

二、文化的界定

“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字 Cultura,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最初是指人对自然界有目的的影响以及人自身的培养和训练。古希腊人认为,“有教养”是他们与“无文化”的野蛮人之间的主要区别。从罗马时代后期一直到中世纪,“文化”一词开始与城市生活产生联系。由于享受城市生活的人们普遍有较高的“教养”水平,因而,文化被理解为较高的个人修养。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把文化与理性联系起来,“文化”一词便增添了人道主义色彩。直到 18 世纪,文化概念才开始被人们科学地加以认识,并注意到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有所不同。康德认为,文化是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标志着人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转变,文化始终与人类劳动实践相互联系,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产生实践文化与理论文化。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文化概念正式进入人类学家的研究范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下的定义,对规范文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这样说道:“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在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较早关于文化的表述有:《周易·贲卦·彖传》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后汉书》卷六十二《荀淑传》的“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

综上所述,几乎所有的文化定义都把文化与人类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承认文化独立于各种遗传素质和机体的生物特性之外,即文化不可能通过遗传或其他机械的方法获得。从这种共性中,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比较准确地把握文化的本质特征。基于此,本书把文化定义为: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三、与生态文化相干扰的概念

(一)“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

生态文化中的生态一般指生物的生存状态,指有利于生物存在和发展所形成的痕迹;而文化生态中的生态是美好事物,意指一个民族遗传下来的优秀文化,多指精神层面,以及反映精神层面的物质载体。

文化生态的通俗性解释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或者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态。

通俗来说,文化生态就像端午节一样,到过节那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早晨起来采艾草、菖蒲开始,到包粽子、赛龙舟。这样的过节方式,不用政府部门通知,不用下命令,老百姓自己有自己过节的一整套程序,文化生态所强调的正是保护这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融入百姓生活中的东西。比如,客家文化是中原祖先辗转流离,最后在梅州等地形成的;羌族由北到南流动、迁徙,把羌族文化带到了西南羌寨;苗族的红苗,根就在湘西,至今,苗族文化中祭祖的鼓声依然响彻湘西的各大山寨;在闽南,男女老幼随口哼唱的就是古老的“南音”,即人们耳熟能详的高甲戏、歌仔戏、梨园戏和闽南山歌等等。这些文化生态不是我们一两天能“打造”出来的,那都是祖祖辈辈“打造”出来的,是当地家家户户的老百姓“打造”出来的。所以要真正保护这些文化生态,靠的是当地的老百姓,靠的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勤劳善良的人们。

人们现在逐步意识到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会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各级政府都设有专治环保的机构,任何一家工厂排出污水或者有害物质,就勒令整治、罚款直至停产。但是,关于以往造成的破坏和污染,如植被破坏、水域侵占、地面沙化、大气污染、生物链失调等问题对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却很少有人关注,很少有人懂得它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担。

文化生态的恶化与破坏产生严重的危害,既包括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影响及损害,也包括了对人的精神方面的损害。文化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某些恶果,是会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舆论界奉行“只许信仰不准思考”的禁锢原则,以致人们排斥世界信息,精神生活发生清教徒化的现象等,导致了10年之久的文化灾难。

生态文化的侧重点在于人的外部生态环境,而文化生态的侧重点在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持续存在。文化生态的污染和破坏是隐性的,对社会精神的腐蚀、国民素质的陵夷,乃至对人性的残害,往往不会直接显示出来,只能用理性鉴别。

人们日夜身处在文化生态不断恶化的环境中,受着毒害也未必感知到,真所谓“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就个体而言,如此的环境潜移默化地导致了个人精神萎靡、情操卑下,却还不知是受其熏染所致;就社会而言,闹闹哄哄、花花绿绿的群体性氛围,初不觉其有异,风尚糜烂、道德败坏还不知是劣质文化流荡侵害的结果。文化生态尚无环保觉悟,又何谈治理措施,以往的破坏还未修补完竣,恶因还在持续引发恶果,新的污染还在滋生,正如贪图近利不顾公益和子孙后代健康生活的企业仍然在不断地大量排污。

(二)“生态文化”与“技术文化”

目前所认为的“生态文化”大都是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由于生态学技术性、理论性、操作性较强。因此,一些人认为生态文化就是一门技术文化,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生态文化的生成、发展以及传承,虽然都需要技术的支撑,但不全是机械的技术,它更强调可持续利用的技术。基于此,技术文化与生态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人类最早使用技术开始对生态进行大规模破坏,始于大规模地用火。接踵而来的则是使用工具对大自然肆意地进行开发,生态环境同时也遭到了相当的破坏。近现代以来,生物技术的发展,农药大规模地使用,对生态链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影响到了生态的循环。鉴于技术文化这种机械的、线性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我们必须向生态文化这种有机的、循环发展的生产和发展方式转化,以保障人类文化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化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它讲究物质、能量以及信息之间的有机结合,并在三者之间循环发展。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技术文化在生态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为生态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技术文化给予一定的支持。

(三)“生态文化”与“生态经济”

一般而言,生态经济大多是用生态做掩护来为经济服务,或者打着生态的旗号为经济服务,甚至借着生态的势头为经济服务。总之,生态经济大多是为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的。目前,有不少经济实体响应党和社会的号召,纷纷以生态搭台,为自己的经济发展铺路,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然而,这种小规模“生态”,与整体的“不生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渺小的“生态事件”硬性地嵌入“不生态”的汪洋大海之中。

弘扬“生态文化”也不能片面地发展“生态经济”。生态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般不会随意地追随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而生态经济则不同,由于其本身需要不断地增加利润,以满足其基本的需求,因此,它们会不断提升在利润方面的发展。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它会不顾一切地迅速生长。但若有一天,生态经济的利润微乎其微时,它们就会立刻扭转矛头转向更高的利润方向,却不会因为自己发展的是生态经济而坚持下去。生态经济受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此,很难满足生态文化自身对稳定性的内在要求。

第二节 生态文化的发展

基于“生态”和“文化”的界定,我们可以把生态文化界定为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为保持生物良性生存状态所遗留下的痕迹。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包括人口的过度膨胀、粮食供给不足、资源能源危机、物种不断灭绝、环境污染严重等等,这些问题也日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例如,20世纪30至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八大公害”事件,并因此导致了一场规模十分宏大的“反公害”群众保护环境运动,引发人们在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的同时,也开始寻求可以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痕迹。

英国自然主义者麦考米克在1989年发表的《全球环境运动》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仅在美国就已经有超过17万人加入了环境运动,英国也有3万多人是环境保护组织的成员。这一运动随着生态破坏程度的加剧不断发展壮大,使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们意识到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全球范围内一致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全球范围内人们生态意识的转变,为生态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部分有良知、有预见性的学者开始转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1962年,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对美国大面积使用杀虫剂造成的严重污染进行了详述,并通过其转移和流动的过程揭示了整个生态系统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同时,对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忽视进行了批判。此书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环境问题的全国大辩论由此展开。1968年,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总经理奥雷里欧·佩切伊博士在罗马召开第一次以生态危机为主题的国际性研究会议,邀请了多个国家的30余位专家、学者等共同商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罗马俱乐部”——以促进对构成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全球系统的多样但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经济的、政治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认识,促使全世界制定政策的人和公众都来注意这种新的认识,并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促进和展开具有首创精神的新政策和行动。

然而,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生态环境并采取措施的是1972年由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等教授联合撰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此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地球这个有限的星球上人类无休止地向它索取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地球“增长的极限”的大讨论。同年6月,联合国大会在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召开了首次“人类与环境会议”,并于会议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该